

高陽
作品

高阳
◎ 著

慈禧全传

烟脂年



YANZHJING

下



华夏出版社

慈禧全传

胭脂井

华夏出版社

端王载漪回府，天犹未黑，就在花厅院子里天篷底下更衣，跣足短裤，一面听差为他用热手巾抹背，一面在衣冠整齐的满座宾客之前，大骂袁昶，说他是“人人可得而诛之”的“乱臣贼子”。

骂完袁昶，又骂刘永亨，由刘永亨又骂到近来上奏请惩治义和团的翰林与言官。正当口沫横飞，越骂越起劲的当儿，有个亲信护卫，悄悄到他的耳边说了句“董大帅在西花园，还有李先生。”

“喔，好！”载漪匆匆换上便衣，向等候已久的客人拱拱手，道声“失陪！”随即赶到西花园。

西花园是载漪接见紧要宾客之处，除了董福祥以外，就只有一个李来中，载漪跟他第二次见面，但一见倾倒，已很熟悉，所以相见并无客套，开口便谈大事。

“我有好消息，上头已经交代了。决定招抚义民，归你我俩负责。”载漪拍拍董福祥的肩说，“这下可好了，到底通了天了！”

“这当然是个好消息。”董福祥也很兴奋，“火头已经点起来了，正好大干一番！我和来中特为来跟王爷请示，是不是马上就攻使馆？”

“这，”载漪恨恨地说，“恐怕一时还不行！怕洋人的太多。今天还派了许景澄跟那桐出城，去劝洋人退兵。如果谈成功了，老佛爷的心一定又软下来了。没有老佛爷点头，动不得！”

“谈不成功的。”李来中说，“这一层王爷不必顾虑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载漪问道，“何以见得谈不成功？”

“那两人根本就见不着洋人，从哪儿谈去？”李来中转脸对董福祥说了句，“我想，通知丰台的弟兄，把那两个人吓回来。”

“啊、啊！”载漪笑逐颜开地拍手，“这个法子好，这个法子好！不过，”他忽又收起笑容，摇摇头说，“这还不能让老佛爷狠得下心来！”

“我正是要为这件事，跟王爷商量。”董福祥努一努嘴，“来中，你跟王爷说。”

“王爷，”李来中说，“罗嘉杰的电报，已经到荣中堂手里了，这两天没有动静，不知道王爷可听见什么没有？”

“对了！倒提醒我了。”载漪诧异地问道，“怎没有动静？莫非西洋镜拆穿了？”

“没有。如果西洋镜拆穿，我有内线，一定知道。”李来中停了一下说，“王爷，

你看，荣中堂是不是有观望的意思？”

“或许是将信将疑吧？”

“是！王爷料准了。我再请教王爷，倘或皇太后问到荣中堂，说有这么一回事，荣中堂怎么回奏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他还能说老佛爷的消息靠不住？”

“那就是了！如今王爷管着总理衙门，各国公使如果有什么照会，当然归王爷先看；王爷看了，直接奏上皇太后。那时召见荣中堂一问，两下完全合拢了。”

载漪先还听不明白，细细一想，才知道妙不可言。“好！”他从丹田里迸出来这一个字，“这一下，非把老佛爷的真脾气惹出来不可！”

使载漪想不到的是，荣禄已先一步将伪造的罗嘉杰的电报，密奏仪鸾殿。慈禧太后果然震怒，传旨仍如前一天“叫大起”，地点亦仍旧是仪鸾殿东室。

“今天收到洋人的照会四条，天下钱粮尽归洋人征收，天下兵权尽归洋人节制，这还成一个国家吗？”

慈禧太后这几句话，声音出奇地平静，但群臣入耳，如闻雷震。有极少数的疑多于惊，但无从究诘，惟有屏声息气，等待下文。

“如今洋人这样子欺侮中国，亡国就在眼前了。如果拱手相让，我死了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？”慈禧太后渐渐激动了，“反正天下是要断送了，打一仗再送，总比不明不白亡国来得好！”

“老臣效死！”是崇绮的颤巍巍的哭音，“事到今日，与夷人不共戴天，请皇太后乾纲独断，下诏宣战。老臣死亦不信，有这么多的义民，就不能灭尽夷人！”

“崇绮的话，一点不错。”载漪接口说，“大局坏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就因为汉奸太多，事事迁就洋人。洋人是禽兽之性，不懂礼义，不识好歹，得寸进尺，无法无天。请皇太后准崇绮所奏，下诏宣战！”

有这样慷慨激昂的论调，谁也不敢表示反对。于是慈禧太后提高了声音说：“今天的情形，诸大臣都知道了。我为江山社稷，不得已而宣战。不过，将来是怎么个结果，实在难说。倘若开战之后，江山社稷仍旧不保，诸公今天都在这里，应该知道我的苦心，不要说是皇太后送掉祖宗的三百年天下。”

一则说“诸大臣”，再则说“诸公”，这样的措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，因而大小臣子，感受无不异常深切。便由御前大臣领班的庆王磕着头，代表答奏：“臣等同心保国！”

“突劄，”皇帝第一次开口，“两国失和，宣布开战，也总有一套步骤吧！”

“是！”庆王很谨慎地答说，“不妨先派人到使馆说明，如果一定要开衅，就得下旗回国。”

“好！”慈禧太后说道，“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，咱们中国从来就是宽大的。可以派几个人去通知使馆，限期下旗归国。”

于是慈禧太后决定派三个人分往各使馆交涉，一个是兵部尚书徐用仪，一个是内阁学士联元，一个是户部尚书立山。徐、联二人总在总理衙门行走，职司所在，无可推辞，立山却有异议。

“奴才从来不曾办过洋务。”他说。

“去年在颐和园接待各国公使，不是你办的差吗？”皇帝质问。

慈禧太后却不比皇帝那样还好言商量，沉下脸来说：“你敢去，固然要去，不敢去也要去！”

立山不敢作声，与徐用仪、联元一起先退。慈禧太后倒也体恤，以此三人，身入险地，命荣禄派兵遥遥保护。

等廷议结束，军机大臣及总理大臣还有许多事要商议，坐定下来，彼此互相询问，慈禧太后所宣示的照会，从何而来？荣禄道是罗嘉杰的密电。

“这似乎太离奇了！”袁昶率直说道，“驻京各国公使，并无此说；驻天津的各国提督，亦无此说。李爵相、刘制军从广州、江宁打来的电报，都说各国外务部表示，这一次调兵来华，是为了保护使臣，助剿乱民，断不干预中国内政。而况既未开战，何所施其要挟？”

荣禄知道自己太孟浪了，默然不语。

许景澄与那桐虚此一行，狼狈而回，是让义和团吓回来的——两人出齐化门到了丰台，遇见四十几个义和团，亮亮刀，张一面“扶清灭洋”的大旗，蜂拥而来，向正在茶棚子里休息的许、那二人，很不客气地问道：“你们俩干什么的？”

“奉旨阻拦洋兵进京。”那桐答说。

“你们一定是吃教的。勾引洋兵来打中国人？”大师兄喝道，“走！”

不由分说，将许景澄、那桐连同随从，一起拥到拳坛，按按他们的头，向洪钧老祖的神像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。然后另有一个大师兄说道：“你们两个是不是二毛子，勾引洋兵进京？要焚表请示。”

所谓焚表，是在烛火上燃烧一张黄裱纸，纸尽灰扬，表示神已默认，否则便有麻烦。

许景澄与那桐，都听说过义和团那套哄人的花样，料他们还不敢戕害大臣，

便都静静地看着。果然，黄裱纸烧净，灰白的纸灰冉冉升起。

“很好！你们不是二毛子。不过，你们说什么奉旨阻拦洋兵，这话不知道真假。就算是真，也用不着你们去拦！洋兵尽管来，来一千杀一千，来一万杀一万，自有天兵天将、六丁六甲保护大清江山。你们去拦他们，不教他们来送死，就是帮洋人的忙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”说罢，此人大摇其头。

“大师兄，”那桐说道，“我们是奉旨办事，不跟洋人见一面，不能复命。”

“不能复命，就不要复命好了。”

不可理喻，惟有报以苦笑。那桐与许景澄就此废然而返。

于是第二天一早回京，进城直趋宫门复命，递上一个简单的奏折，说是阻于义和团，未能与洋兵见面。本意等“叫起”以后，当面奏陈义和团种种蛮横无理、目无朝廷的情形，或者可以感动天心，使慈禧太后有所觉悟，哪知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慈禧太后有更重要的人，需要召见。

第一个是刚从涿州回京的刚毅。他已知道朝局有了极大的变化，变得比自己所想象的还要“好”。因此，他觉得对义和团不必力言当用、该用，应说能用、可用。该是进见之时，力炫义和团的“神奇”。慈禧太后就像平时听李莲英讲外间的新闻似的，听得忘了辰光。

刚毅的“独对”，几乎费了一个钟头。接下来是召见步军统领崇礼，垂询前门外大火的善后事宜。等军机见过面，忽又特召署理顺天府府尹陈夔龙，为的是“四大恒”突然歇业，市面与人心俱乱，不能不赶紧设法。

原来北方的银钱业与南方不同，以炉房为枢纽。在南方，炉房由钱庄、银号附设，无非将各种成色不同的元宝、银洋、银条回炉重铸，划一成色而已。而北方的炉房，自成局面，除冶银铸宝以外，经营存款、放款、汇兑等业务，且可发行票据，代替现银，论地位在票号钱庄之上。

京师的炉房，不下二十家之多，都设在前门外大栅栏以东的珠宝市。老德记一火，殃及池鱼，二十家炉房烧得光光。于是大小银号、钱庄，立刻周转不灵，设在东四牌楼的“四大恒”——恒兴、恒利、恒和、恒源四家钱铺，不能不闭门歇业。四恒是二百余年的老店，南北闻名，信用卓著，所开银票，流通甚广，一旦闭歇，不知有多少人的财产生计，倏忽成空，所以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慈禧太后深知此事若不能善后，不必等洋人来攻，京中就会大乱，自然着急。

“崇礼可恨！”慈禧太后一开口便是愤然的语气，“四恒因为炉房烧了，呈请歇业。这件事关系太大，我叫崇礼想法子维持。本想他跟四恒有往来，又是地面衙门，容易料理，哪知他一味磕头，推说顺天府的事。你是地方官，我不能不找你！”

“是！”陈夔龙答说，“臣职责所在，不敢推诿。”

“我想，四恒向来有信用，亦不是亏本倒闭，无非炉门不开炉，一时没有现银周转。如果银根真的很紧，公家可以借银子给他，叫他们赶紧开市，免得百姓受苦。”

“是！臣遵旨跟户部去商量。”

“你也不必先指望户部。”慈禧太后忽又改口，“你回衙门以后，赶紧找四恒的人来，跟他们商量复业的办法，务必在三天以内开市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我听荣禄、刚毅说，你很能干，好好当差，我不亏负你！”

及至跪安退出，只见刚毅等在殿门以外。“筱石，”他迎上来说，“四恒的事，太后跟我谈过，我说非足下不办。如今有句话奉告，亦可说是拜托：四恒之事，不论你怎么处置，千万不要牵累当铺！”

话是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却不解他用意何在，只有唯唯应诺。回到衙门，随即依照惯例，凡有关地方上的大事，请治中、经历及大兴、宛平两县一起来会商。

说明了召见经过，陈夔龙征询属下意见。大、宛两县都是油滑老吏，看陈夔龙不次拔擢，一跃为京城的地方长官，不知他有何本事，都要掂掂他的分量，所以相顾默然，不献一策。治中姓王，山东人，忠厚无用，发言亦不得要领。最后便轮到经历说话了。

经历叫邢兆英，浙江绍兴人，本来是幕友，因为军功保举做了官。此人倒颇有经验，从容献议：“接济四恒，先要筹款。城厢内外，共有一百十几家当铺，不妨由大兴、宛平两县传谕，每家不必多，只暂借一万银子，马上就有一百十几万，足可以救四恒之急。当铺都有殷实股东，万把银子，戈戈之数。听说刚中堂就有三家当铺。”

陈夔龙恍然大悟，原来刚毅的本意如此！心里虽不自觉地想起“肉食者鄙”这句话，可是毕竟不敢得罪刚毅，便摇摇手说：“当铺与四恒风马牛，不便拿官势硬借。上头原就答应过，准借官款，亦无须累及当铺。不过，四恒借了官款，将来怎么还法，要请各位筹一善策。否则，责任都在顺天府尹一个人身上，万一四恒不还，我一个穷京官，在公事上怎么交代？”

“那倒不必顾虑。”邢兆英说，“京里的木厂、洋货、票号、粮食铺、当铺，都是大买卖，一定都向四恒借款子，就拿他们的借据作为抵押。如果奏借官款一百万，就叫四恒拿一百万的借据，存库备抵好了。”

“这个法子使得。”陈夔龙说，“不过商号情形，各家不同，拿来的借据，总要靠

得住的才好。”

于是斟酌再三,认为票号殷实,而且在山西都有老店,当铺即令倒闭,架子上有货,亦可封存变卖。因而决定由四恒提供这两种行业的借据作担保,奏请拨借内帑、部款各五十万两。

此折一上,立即准行,人心为之一定。但内帑五十万两,立即自内务府领到,部款却无下落,因为正阳门以北、天安门以南一带各衙门,就在这两天已为董福祥的甘军所占据,户部银库,无法开启。陈夔龙只好去找户部尚书王文韶。

“局势摆在那里,连我都不能回本衙门,甘军怎么肯让人进去搬银子?再说,银库一打开,甘军见财起意,洗劫一空,这个责任是你负、我负,还是叫董星五去负?”王文韶说,“事非得已,只有你自己设法去借,一旦银库能开,决不少你分文。”

陈夔龙无奈,只好回衙门去想办法。五十万现银,不是小数,从何筹措?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时,有人指点了一条明路。

此人是陈夔龙以前在兵部的同事,掌管舆图,对宫禁要地,相当熟悉。他指出户部有座内库在东华门内,内阁内堂东南隅。这是陈夔龙所知道的;不知道的是,当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内犯时,文宗曾命户部尚书肃顺,提银一百万两,转贮内库,以备紧急之需。这笔巨款自咸丰十一年十月,两宫太后携穆宗自热河回銮迄今,四十年未曾动用过。如今不用,更待何时?

听得这话,陈夔龙喜出望外,立即赶往西苑找到王文韶说知其事。王文韶亦被提醒了。“确有此事。”他说,“可是此刻我无法替你去料理。马上又要叫大起了!怎么办呢?”

事情很巧,话刚说完,发现英年匆匆赶到,遇到此人比王文韶更有用。因为英年是户部左侍郎,照例“兼管三库事务”,而且看守银库的司官是满缺,由满缺堂官去指挥,也比较听话。当即由王文韶说明经过,英年因为奉旨交办事件,不敢怠慢,由陈夔龙陪着走了。

第三次御前会议召集之前,传来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:大沽口失守了。

大沽口是五月廿一黎明为联军所攻占的。联军在前一天下午有照会给守将罗荣光,限其凌晨两点钟撤出大沽口炮台。罗荣光即时将原件转呈裕禄,到了午夜,未接指示。为了先发制人,开炮轰击,打沉了联军两条小船。而其时联军已有一小部分队伍登陆,黎明时分,水陆夹攻,很轻易地占领了两座炮台。裕禄得报,还不敢马上奏闻实情,只说在奋勇抵抗之中,隔了一天,方始飞奏失守。

“洋人打进来了！皇帝的意思，还在犹豫。是和是战？你们大家说吧！”

“今日之下，有我无敌，有敌无我！”载漪接着慈禧太后的话，大声说道，“这时候还不宣战，莫非真要等洋人杀进京来？”

“民心可用！”刚毅随即附议，“而且人心可恃。这是报仇雪耻的好机会。倘或迟疑不决，民心涣散，那一下可真是完了！”

有这两个主战的急先锋首先发言，附和的人一个接一个，便都显得慷慨激昂了。老成持重的人，见此光景，噤若寒蝉，惟有联元，独弹异调。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！”他额上是黄豆大的汗珠，神态越显得惶急，“如今在中国的洋人，有十一国之多，一国结怨十一国，胜败之数，不卜可知。万万不可以鲁莽！”

“什么叫鲁莽？”慈禧太后勃然大怒。

“联元是汉奸！”载漪厉声怒斥，“请皇太后降旨，拿联元立即正法。国事败坏，多因为汉奸太多，不杀个把，皇太后的话就没有人听！”

看慈禧太后盛怒之下，颇动杀机，庄王载勋不能不硬着头皮为联元求情，因为联元是庄王属下的“包衣”。类此情形，只要有人及时缓颊，自然可以挽回。联元一条性命是保住了，但所说的话，一无用处。

见此光景，没有人再敢发言，只有王文韶由于重听的缘故，不知联元因何激怒了慈禧太后？但从神色之间去推测，雨过天晴，大见缓和，自己有几句话，考虑又考虑，觉得到了不能不说的时候了。

“臣职司度支，筹饷有责。”他徐徐说道，“中国自甲午以后，入不敷出，兵力亦很孤单，众寡强弱之势，已很明显。一旦开仗之后，军费支出浩繁，何以为继？不能不预先筹划。请皇太后三思！”

不等他说完，慈禧太后就听不下去了，拍桌骂道：“你这种话，我都听厌了！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洋兵都快进京城了！你去，你去拦住洋兵，不准进京。你如果不敢去，我要你的脑袋！”

语声虽高，王文韶依旧不甚了了，但碰了个绝大的钉子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自然吓得不敢再说什么。

“昨天派徐用仪、立山、联元到各使馆去交涉，各国公使都是空话搪塞，毫无结果。我看他们是在拖延，拖到洋兵进了京，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。事到如今，无须客气，总理衙门马上通知各使馆，限他们明天就下旗回国。”

“是！”庆王答说，“奴才马上就叫人去办。”

说罢磕头，单独先退。赶到总理衙门，办妥照会，即时派遣专差，分致各国公使。

午夜时分，庆王从床上被唤了起来。因为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童德璋求见，有紧要公事请示。

“刚收到九国公使联名的照会。”童德璋说，“二十四点钟的限期，认为太迫切，要求缓期。九国公使打算明天，不，应该说是今天了，今天上午九点钟到总理衙门来拜会。他们的意思是，想跟王爷会面。”

“咱们限人家今天上午四点钟下旗，是太苛刻了一点儿。我看，缓一缓日子，可以通融。皇太后四点钟召见王公军机，六点钟叫大起，我当面奏明请旨就是。”

“是！”童德璋问道，“王爷是不是九点钟接见各国公使？”

“不，不！”庆王乱摇双手，“满街的义和团、回子兵，嚣张跋扈，毫无王法，简直不成世界了！各国公使千万不能来。请你务必通知到，缓期之事，我们另办照会答复，不必来署！”

等童德璋一走，庆王心事如潮，无法再睡，漱洗饮食，假寐片刻，到了两点钟，坐轿出府。到得西苑，才知道四点钟只召见军机，他要到六点钟“叫大起”的时候，才有说话的机会。

想一想，只有托军机大臣代奏。于是找到荣禄，说明其事。荣禄一口答应，并且表示不惜得罪端王，将有一番披肝沥胆的奏谏。

交谈未毕，听得遥遥传来清脆的掌声，两下一停，两下一停，缓慢而均匀，是太监在递暗号，两宫御殿了。

果然，两行宫灯，冉冉移过长廊。慈禧太后正由万善殿烧过香，回到仪鸾殿。召见在即，庆王拍拍荣禄的肩说：“上去吧！仲华，好歹留个交涉的余地。”

这句话恰恰说到荣禄的心里，而且他相信亦会取得慈禧太后的默契，只是这话不便说破，只点头匆匆回到军机值庐，会齐同僚一起进殿。

时间准得很，一进殿便听得七八架自鸣钟此起彼落，各打四下。四点钟曙色已露，而殿中灯火通明，东室御案上摆一盏镂花银座、水晶灯罩的大洋灯。光焰照处，只见慈禧太后神采奕奕，沉静异常，看上去不仅成竹在胸，且仿佛智珠在握了。

“连连叫了三天的大起，到头来也没有谈出个结果来。大沽口失守了，我看天津也快保不住了！是和是战，咱们还没有个准主意，莫非我这么大年纪再逃一次难？如今是人家欺负到咱们头上，有血性的谁不是想跟洋人拼命？只为皇帝到现在还拿不定主意，畏首畏尾的人也有。这样子下去，可怎么得了？”慈禧太后停了下来，从礼王世铎看到末尾的赵舒翘，方又接下去说，“你们都是与国同休戚的大

臣,军机处才是真内阁。叫大起为的是让洋人知道,中国君臣一心,教他们不敢小看。办大事拿大主意,还是咱们几个。现在没有外人,大家有话尽管说。咱们商量妥当了,回头叫大起说给大家就是。”

这“没有外人”四字,意何所指,尽皆明白,是说皇帝未曾在座。荣禄觉得这个机会很好。有皇帝在,他必得站在老太后这一面,如今反可畅所欲言,即便论调与皇帝相近,亦不至于伤了慈禧太后的面子。

这样想着,便碰个头说:“皇太后几十年维持大局,报仇雪耻的苦心,天下皆知。洋人无礼,本来应该宣战,不过端王跟一些大臣主张攻使馆这一节,实在是想错了!局势到这地步,奴才如果不说掏心窝子的话,就是辜负天恩。奴才也知道话不中听,可是不敢不奏,奏明了死亦甘心。春秋之义,两国构兵,不戮行人,看不起各国公使,就是看不起他的国家。如果坐视义和团攻使馆,尽杀使臣,各国视为奇耻大辱,联合一气,会攻中国,以一国而敌八九国,奴才的愚见,不是胜负,是存亡所关。皇太后圣明,务求维持大局,以安宗国社稷。奴才受恩深重,粉身碎骨,难以报答,如今只有这两句骨鲠之言,稍尽愚忠。倘不蒙皇太后鉴纳,请皇太后即时降罪,奴才以后就再也不敢妄参末议了。”

慈禧太后当然很生气。可是就像对李莲英一样,她有个从不怀疑的想法,荣禄不论说什么,都是为她好。只要这样一转念,便比较容忍,也比较能静得下心来,细听荣禄的话,这样便能听得出他最后那话语的弦外之音。

这是荣禄的暗示,攻使馆,杀洋人,最好不要把他拉在里面“一锅煮”,容他置身事外,将来需要转圜时,才有得力的人可用。慈禧太后四十年临朝,经的事多,深知掌权不易,掌大权更要想到失去权力、或者权力所不能及时的困窘,预留退步。如今虽已决定宣战,可是古今中外,没有哪个国家能打几百年、几十年的仗。打败要和,打胜亦要和。既然如此,不如留着荣禄,备为将来跟李鸿章一起议和之用。反正,这也不过是做给人看的一套小小戏法。真要荣禄去攻使馆、杀洋人,他又何敢违抗?

想停当了,将脸一沉,负气似地说:“我没有想到你这样不顾大局!你的话全是怕担责任的私心,决不能依你。你说什么春秋大义,几千年前的情形怎么能跟现在比?那时候列国交往,客客气气,有这样子喧宾夺主,自己派兵来保护他们的‘行人’的吗?总而言之,如今已限洋人下旗回国,他们要走赶快走;不走,义和团要攻使馆,是义愤所积,朝廷不便阻拦。朝廷不得已的苦衷,别人不知道,连你也不知道,真是出我意料!你不必再争了,争亦无用。”说到这里,略略提高了声音,喝一句,“你下去吧!”

君臣一德，默契至深。荣禄格外小心，怕为人识破机关，还装出碰了大钉子，仿佛震栗失次的神情，然后才跪安退出。

这一下，刚毅可得意了：“皇太后圣明！义愤所积，哀师必胜。”他碰个头说，“回头叫大起，就请皇太后断然宣示，下诏宣战。”

“宣战诏书的稿子，已经准备好了。”启秀接口，同时从靴页子里取出白折子写的底稿，双手捧上御案。

于是，伺候在殿门外的李莲英，疾趋上前，将洋灯移一移近，慈禧太后就灯细看，看到“与其苟且图存，贻羞万古，孰若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”这两句，不自觉地念出声来。

“这个稿子很好，正合我的意思。”慈禧太后问道，“是启秀拟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！”启秀不能不说实话，“是军机章京连文冲拟的。”

慈禧太后点点头又问：“大家还有什么话？”

“一切都请皇太后作主。”礼王答说。

这下来就该刚毅开口了。李莲英知道他每一发言，滔滔不绝，有时话又说不清楚，需要查问。这样一耽搁，就会误了慈禧太后更衣休息的时间，回头“叫大起”搞得手忙脚乱，上下不安。因此，抢在前面说道：“请慈圣先回暖阁进茶膳。各位大人有话，一会儿‘叫大起’也可以回奏。”

五点多钟，天已大亮。朝曦从三大殿顶上斜射下来，照得一大片宝石顶子，双眼花翎，光彩闪耀，辉煌非凡。可是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，大都脸色阴沉，默默无语。

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，慈禧太后与皇帝的软轿，已迤逦行来。于是勤政殿前，王公大臣排班跪接——班次先亲后贵，所以跪在最前面的是小恭王溥伟，其次是醇王载沣，再次是端王载漪，以下是贝勒载灃、载滢，镇国公载澜与他的胞弟载瀛。这是宣宗一支的亲贵，皇帝的嫡堂兄弟与侄子。

再下来是世袭罔替的诸王，奉召的共是五位，庆王奕劻、庄王载勋之外，还有肃王善耆、怡王溥静，礼王世铎则归入军机大臣的班次。此外六部九卿、八旗都统、内务府大臣、南书房行走以及兼日讲起居注官的翰林，亦都有资格参与廷议，黑压压地跪满了一地。

皇帝的轿子在前，停在阶前，出轿有小太监相扶，在小恭王之前跪接太后——凤舆直到殿门。右面李莲英，左面崔玉贵，扶掖慈禧太后登上宝座。脸色灰白如死的皇帝方始步履维艰地跨进殿去，坐在慈禧太后右面。

等王公百官行完了礼，慈禧太后先有一番事先好好准备过的宣谕，长篇大论，滔滔不绝。她并不讳言洋人曾有“归政”的“无礼要求”，说是“归政这件事，朝廷自有权衡，非外人所能干预，皇帝体质太弱，垂帘听政是不得已之举。”又说“卧薪尝胆，四十年有余！五月二十夜里，洋人竟敢来要大沽炮台，实在大出情理之外；各国公使干预听政之权，更为狂妄。倘或稍有姑息，于国体大有妨碍，更何以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？”

接下来是训勉汉大臣：“应该记得本朝两百余年，深仁厚泽；食毛践土，该当效力驰驱。”回忆到听政之初，正当洪杨之乱，削平大难，转危为安，更有好些话可说。

使人感到大出意外的是，慈禧太后居然对圣祖仁皇帝有不满之词。她说：“西洋虽自称文明国家，而他们在华一举一动，大则侮慢圣贤，小则欺压平民，积怨已深。我朝怀柔远人，未尝不以礼相待。但康熙年间，朝廷勉强许其来华传教，以致多年民教相仇，实在是圣祖遗忧后世的一大缺点！”

最后就是申明同仇敌忾之义了，说是“我国共有廿一行省，四百兆人民，加之几百万义勇，急难从戎，忠义自矢，甚至五尺之童亦执干戈以卫社稷，真是千古美谈。”顺便又提到咸丰年间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往事，勾起旧恨，愤慨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切齿而言：“那年洋人在京城烧杀掳掠，我们空有几十万兵，竟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挡一挡，可耻之极。当时文武大臣，互相观望，自误时机，先帝一提起来就痛心疾首。如今时局变化，跟当年大不相同，正应该乘机而起，共图报复，不要负我的期望！”

这一口气说下来，到底也累了。李莲英与崔玉贵一个奉茶，一个打扇。慈禧太后喘息稍定，又问皇帝的意思如何？

皇帝被一问，原显得漠然冷郁的脸色，突然变得有生气了，然而只是一现即逝，欲语不语，万分为难地自我挣扎了好一会儿，方始吞吞吐吐地开了口。

“皇太后似乎应该听从荣禄的奏请，使馆不可攻击，洋人亦该送到天津。不过，是否有当，应请皇太后圣裁，我亦不敢作主。”

“皇帝的意思，大家都听见了。使馆该不该攻，大家尽管说话。”

“回皇太后的话，”载漪高声说道，“如今民气激昂，硬压他们不攻使馆，恐怕会激出变故。这一层，不可不防。”

“民气要维持，使馆亦不能不保护！”吏部侍郎许景澄紧接着他的话说，“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，民教相仇之事，无岁无之，可是总不过赔偿损失而已。但如攻杀外国使臣，必致自召各国之兵，合而谋我，试问将何以抵御？不知主张攻使馆

者，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？”

这是针对载漪的话反驳，十分有力。于是连日上疏谏劝而一无结果的太常寺正卿袁昶，几乎用吼的声音说道：“拳匪不可恃，外衅不可开。臣今天在东交民巷亲眼看到，拳匪中了洋人的枪炮，尸骸狼藉，足见他们的邪术，都是哄人的话。至于洋人以信义为重，臣在总署几年，外洋的情形，自问颇有了解；各使照会请归政一节，干涉他国的内政，万国公法所不许，臣保其必无这个照会！臣可断定，出于伪造。”

“伪造”二字还不曾出口，端王已经回过身来，一足虽仍下跪，一足已经踮起，戟指袁昶骂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，简直是汉奸！”

殿廷之上，如此粗鲁不文，全不知礼法二字，慈禧太后觉得是在丢旗人的丑，大为不悦。当即厉声喝道：“载漪！你看你，成何体统？”

载漪还脸红脖子粗地不服，在他身旁的濂贝勒，也是他的胞兄，使劲扯了他一把，他才不曾出言向慈禧太后争辩。就在这时候，太常寺少卿张亨嘉，有所陈奏，极力主张拳匪宜剿。只是他的福建乡音极重，好些人听不明白他的话，因而话到一半，便为人抢过去了。

抢他话说的是仓场侍郎长萃。“臣自通州来，”他说，“通州如果没有义和团，早就不保了！”

“这才是公论！”载漪一反剑拔弩张的神态，很从容地赞扬，“人心万不可失。”

“人心何足恃？”皇帝用微弱的声音说，“士大夫喜欢谈兵，朝鲜一役，朝议主战，结果大败。现在各国之强，十倍于日本，如果跟各国开衅，决无侥幸之理。”

“不然！”载漪全无臣子之礼，居然率直反驳，“董福祥骁勇善战，剿回大有功劳，如果当年重用董福祥，就不会败给日本。”

“哼！”皇帝冷笑了，是不屑与言的神情，但终于还是说了一句，“董福祥骄而难驭，各国兵精器利，又怎么可以拿回部相比？”

看载漪有辞穷的模样，慈禧太后有些着急；急切之间，只想找个亲信为载漪声援，所以一眼看到立山，毫不思索地说：“立山，外面的情形，你明白，你看，义和团能用不能用？”

立山颇感意外。他一向只管宫廷的杂务，庙堂大计，不但他有自知之明，从不敢参预意见，慈禧太后亦从来没有问过他，这天无非随班行礼，听听而已。哪知居然会蒙垂询，一时愣在那里，无法作答。

不过，这只是极短的片刻。定一定神立刻便有了话，是未经考虑，直抒胸臆的话：“拳民本心并不坏，不过，他们的法术，不灵的居多。”

这一下，变成慈禧太后大出意外，原来指望他帮载漪说话，谁知适得其反。气恼之下，还不曾开口，载漪可忍不得了。

“用拳民就是取他们的忠义之心，何必问他们的法术？”载漪厉声说道，“立山一定跟洋人有勾结，所以今天廷议，居然敢替洋人强辩！请皇太后降旨，就责成立山去退洋兵，洋兵一定听他的话。”

这一说将立山惹得心头火发，毫不畏缩地当面向慈禧太后告载漪一状：“首先主张开战的是端王，如今退洋兵，应该端王当先。奴才从来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，不知道端王凭什么指奴才跟洋人有勾结？倘有实据，请端王呈上皇太后、皇帝，立刻将奴才正法，死而无怨。如果没有证据，血口喷人，他是郡王，奴才拿他莫可奈何，只有请皇太后替奴才作主。”说罢“咚咚”地碰了两个响头。

“你是汉奸！”老羞成怒的载漪，就在御前咆哮，“外面多少人在说，你住酒醋局，挖个地道通西什库，送面送菜，不叫洋人跟做洋奴的教民饿死……”

“载漪！”慈禧太后觉得他太荒谬了，大声呵斥着，“这哪里是闹意气的时候！”

“皇太后圣明……”

“你也不必多说！”慈禧太后打断立山的话，而且神色亦很严厉；接着，便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，作了结论，“今日之下，不是我中国愿意跟洋人开衅，是洋人欺人太甚，逼得中国不能不跟他周旋到底。”说到这里，用极威严的声音向皇帝说道，“皇帝，你跟大家亲口说明白！”

这是逼着皇帝亲口宣战。如果慈禧太后单独作了决定，皇帝自然忍气吞声，逆来顺受；而明知不可为而强为，只为逞一时意气，不顾亡国之祸，却又将断送二百多年的大清天下，万死不足以赎的奇祸大罪，强加在完全违反本心的皇帝头上，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一件事。

然而积威之下，又何能反抗？皇帝有反抗的决心，但缺乏反抗的力量；此时此际，有如落水而将灭顶，只要能找到外援，哪怕是一块木板，或者任何一样可资攀缘而脱险的东西，都会寄以全部的希望。

皇帝只想找一个人帮他说话，借那个人的口，道出万不可战的理由；此时心境如落水求援，惟求有所凭藉，他非所问，因而举动遽失常度，竟从御座中走了下来。

走下御座之前，已选定了一个人，就是许景澄。他跪得并不太远，但偏在一边，离皇帝近，离太后远；皇帝三两步走到，抓住他的手说：“许景澄，你是出过外洋的，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，外间的情势你统知道。这能战不能战，你要告我！”

说到最后一句，不觉哽咽；皇帝的声音本就不高，所以益觉模糊，在慈禧太后

听来,变成“你要救我”!顿时气怒交加,许景澄的答奏,也就听不清楚了。

许景澄的声音也不高,他说:“伤害使臣,毁灭使馆,情节异常重大,国际交际上,少有这样的成案,请皇上格外慎重。”

也知应该慎重,然而自己何尝作得来半分主?转念至此,万种委屈奔赴心头,一时悲从中来,拉着许景澄的衣袖,泣不成声。

许景澄当然亦被感动得哭了。袁昶就跪在许景澄身旁,大声说道:“请皇上不必伤心,及今宸衷独断,犹可挽回大局。”

这“宸衷独断”四字,恰又触着皇帝内心深处的隐痛,益发泪如雨下。见此光景,慈禧太后厉声喝道:“这算什么体统!”

这一喝,吃惊的不是臣子,而是皇帝,不自觉地松了手,掩袂回身。等他吃力地重回御座,慈禧太后已经示意御前大臣,结束了廷议,弄成个不欢而散的局面。

此散彼聚——东交民巷中,十一国公使正在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署中集会。因为前一天回复总理衙门,要求展限出京,并派兵护送的照会,在末尾声明,希望这天上午九点钟获得答复。期限已到,并无消息,需要会商进一步的行动。

十一个公使中,胆怯的居大半;因此,德国公使克林德所提,依照前一天照会,不得答复,即由全体往总理衙门当面交涉,不妨照预定步骤办理的建议,反应冷落。有人主张投票表决此一提议,有人又以为应该另觅其他途径,议而不决,犹攘多时,克林德要退席了。

“我在昨天派人另外通知中国的‘外交部’,约定今天午前十一点钟去拜访,现在时间将到,不能不赴约会。”

大家都劝他不要去,而克林德坚持不能示弱。于是会议亦告结束。因为各国公使的想法相同,克林德此去,必有结果,至少亦可探明中国政府最后的态度。等他回来之后,根据他的报告,再来采取适当的对策是比较聪明的办法。

于是克林德坐上他的绿呢大轿,随带通事,以及两名骑马的侍从,出了东交民巷,由王府井大街迤迤而去。

这条在明朝为王府所萃,入清为贵人所聚的南北通衢,此时家家闭户,百姓绝迹,只有面目狰狞的义和团呼啸而过,看到克林德莫不怒目而视。但亦仅此恶态而已,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。

轿子行到东单牌楼总布胡同口,总理衙门所在地的东堂子胡同已经在望了,突然冲出来一小队神机营的兵,领头的直奔轿前,那种汹汹的来势,吓坏了轿夫,刚将轿杠从肩上卸了下来,手枪已指着克林德,不由分说便乒乒乓乓地乱开一阵

枪。克林德的那两名骑马的侍从，见势头不好，拨转缰绳，回马向南急驰，逃回东交民巷；德国公使馆的通事下轿狂奔，逃到鲤鱼胡同一家中西教士坚守的教堂；克林德却死在轿子里了。

下手的那人是神机营霆字第八队的一名队官，他的官衔，满州话叫做领催；这个领催名叫恩海，无意间杀了一名洋人，自以为立了大功，丢下克林德的尸首不管，直奔端王府去报功。

端王府平时门禁森严，但这几日门户为义和团开放，所以恩海毫不困难地，便在银安殿的东配殿中，见着了端王。

“启禀王爷，领催在总布胡同口儿上，杀了一个坐轿子的洋人。”

“喔，”端王惊喜地问道，“是坐轿子的洋人？”

“是！洋人坐的绿呢大轿。另外有顶小轿，也是个洋人，可惜让他逃走了。”

“慢来！慢来！坐绿呢大轿的洋人，必是公使；你知道不知道，是哪一国的公使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这洋人长得什么样子？”

“年纪不大，三十来岁，嘴里叼根烟卷，神气得很！”恩海说道，“如今可再也神气不起来了！”

“啊！”载澜跳起来说，“是德国公使克林德。洋人之中，就数这个人最横。”

这一下，欢声大起。因为上次有两名义和团受挫于克林德，端王及义和团的大师兄，为此一直耿耿于怀。不道此人亦有今日！

“好极了！一开刀便宰了最坏的家伙，这是上上吉兆！”端王大声说道，“有赏！”

恩海是早已算计好了的，不要端王的赏赐，只要端王保举。因为赏赐不过几十两银子，保举升官，所得比几十两银子多得多。

“领催不敢领王爷的赏，只求王爷栽培。”

“你想升官？”端王想了一下，面露诡秘的狞笑，“庆王府在哪儿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你这会就去见庆王，把你杀了德国公使的事告诉他；就说我说的，请庆王给你保举。”

恩海怎知端王是藉此机会，要拉庆王“下水”，一起“灭洋”；高高兴兴答应着，磕过一个头，直奔庆王府去讨保举。